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六月庚寅朔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新知復州李宏引兵入潭州執湖東招撫使馬友殺之時韓世忠將至長沙宏遂有殺友之謀是日因其詣天慶觀還襲殺之于市其將王進王俊以所部數千人遁去宏屯

潭州宏殺馬友趙姓之遺史在六月朔日今從之日歷六月二十六日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司奏潭州

申統制李團練於今月一日統兵入城已將馮友處置去訖不云是何月潭州去臨安遙遠又此時道路不甚通不應二十餘日奏到或者宣撫司軍期奏報行速亦未可知且依遺史附此更求他書詳考

辛卯內殿進呈王大智所造軍器上曰車戰可用否古法既廢不復聞用車取勝莫若且令多造強弩起復

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向子諲知廣州朝廷恐賊度嶺故就用子諲守之右承議郎呂抗右宣義郎呂

撫直秘閣主管萬壽觀仍賜五品服右迪功郎江淮荆浙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呂挺為右承務郎中興後大

臣子以恩澤除職名自此始

勝初見建炎三年三月朱勝非閑居錄云祖宗舊制

宰執子弟例不當除只於銓部注擬罷政不以罪則推恩遷擢蓋二府號表則之地不阿其親當以身率也至

蔡京作相不數年子六人孫四人為執政侍從鄭居中劉正夫余深王黼白時中蔡卞鄧洵文洵武之子並以

曲恩倖例列於從班至建炎二年中丞王賓論列始錫職建炎以後子弟得職名者汪伯彥子召嗣直徽猷閣

呂頤浩二子抗撫秦檜兄梓並為直秘閣張浚兄澠亦直徽猷閣李綱弟維亦直秘閣倖門復啓蓋諸公不為

國家計也 詔進士陳邊事可采及自河北京東赴行在之

人並克樞密院劾士月俸錢十千米一斛其後都督行

府亦如之

壬辰溫州軍事推官呂諒卿贈右宣教郎後官其家一

人元符末坐上書入籍故錄之

諒卿黨籍餘官第七十八人亳州編管六年二

月辛亥官異
姓親一人

癸巳頒黃庭堅所書太宗御製戒石銘於郡縣命長吏

刻之庭石置之座右以為晨夕之戒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古者盤盂有

銘几杖有誠其意蓋謂夫不忘乎目則不忘乎心不忘乎心則不忘乎設施措置之間此內外交相養之道而亦其理之必然者是銘也以虐民欺天為戒其說明甚使人人服而行之敢不悉心於愛民乎惟其蔽而莫之知故棄而莫之恤今斯銘日在其目則必能隱惕於其心而見諸行事矣此太宗皇帝製銘之意而太上皇

帝復俾刻諸庭石置之座右之
深旨也為守為令者可不念哉

初命廣西經畧司即

韶州撥內帑錢三十萬緡市戰馬至是經畧司言比歲

不逞之徒多以金銀市馬鬻於羣盜故馬直踴貴望於

大觀格遞增二分許之舊格八等馬高四尺七寸者直

四十五千最下高四尺一寸者直十有三千其餘以是

為差於是神武諸軍皆缺馬乃命經畧司以三百騎賜

岳飛二百騎賜張俊又選千騎赴行在

賜岳飛馬在是日賜張俊馬在

癸丑買千匹赴行在在七月癸亥今併書之熊克小歷云取馬嶺表以資軍用自古未有今乃得之按邕州買

馬格乃大觀中所定建炎亦
屢置官克謂始於紹興非也
然蠻馬尤馭駿者在其地

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但官價有定數故不能

致此等馬

此據范成大
桂海虞衡志

甲午上諭輔臣曰士有從軍該賞者可第補右選庶清

流品三年自有科舉取士豈可開此一路上又曰今歷

官不精推步七曜細行皆不能筭故歷差一日近得紀

元歷已令參考自明年當改正 權尚書吏部侍郎章

誼兼修政局參詳官 左承事郎陳橐秘書省校書郎

林叔豹並為監察御史索餘姚人叔豹永嘉人也 右
從事郎知海鹽縣歐陽興世廬陵人修曾孫也劉光世
言其考第舉並已應格乞就任改官許之

丙申直徽猷閣權主管浙西安撫大使司公事范正興
言京西路提舉軍馬彭圮牛臯河東路總領軍馬劉全

皆願聽劉光世節制詔並進官仍賜敕書獎諭

臯已見
建炎四

年正月 其實臯等未嘗來歸蓋謀者吳玠詐為之以要賞

也

八月二日吳
玠泉州編管

宣撫處置使張浚至興元檄召吳玠

王彥議事二將皆願得參贊軍事劉子羽守興元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畧使兼知興元府徙徽猷閣直學士新知成都府王庶知嘉州而徽猷閣直學士新知興元府王似復知成都府是日似至成都先是浚奏似守蜀有勞請加職後二日詔以似為顯謨閣直學士再任庶既被黜乃請奉祠浚以庶不遵行府命令盡奪其職而奏劾之子羽至興元通商輸粟二鎮遂安

趙姓之遺史云

浚至興元閱視庶平日之所營為毛舉而髮數之簿書之間不謹奉行宣司指揮若干件遂改庶知嘉州蓋庶

因與二將有違言而
去非忤浚也今不取

丁酉朝議大夫折彥質復龍圖閣直學士赴行在彥質
可適子靖康初為河東制置使坐喪師遠謫及是復用

武顯大夫吉州刺史湖北安撫司統制山東軍馬崔
邦弼貶秩二等邦弼自宣之鄂道過績溪其部曲有因
擄掠食物而殺人者郡守檄邦弼治其罪邦弼報以不
知主名令被害之家赴軍中辨認事聞乃有是命仍令
邦弼執犯人送徽州處斷即不獲者重黜之

戊戌詔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以韓京吳錫吳全之衆
戍江州朝廷聞曹成為飛所破乃命孟庾班師李綱徑
如潭州而飛以所部之江州屯駐時綱甫自邵武引兵

三千之江西也

熊克小歷六月甲午書曹成自賀州至
郴州李綱遣使臣賈榜招之成與其徒

赴司參於是綱奏成已招乃詔成自榮州團練加防禦
使日歷綱五月十七日所奏云本司已定六月五日進

發往邵武建昌軍等處就近措置甲午即初六日綱在
福州安得有此事也詳克所書曹成已至郴州及遣使

臣賈榜說諭乃是江西福建荆湖宣撫使司奏狀中語
其實孟庾韓世忠所奏以甲午至行在而克悞以為綱

奏耳是時曹成亦未赴宣司成三
年五月丁丑始進榮防克誤也

武功大夫成州團

練使陸漸既從金石都監北行

事見建炎四年七月丁亥

宗弼以付

劉豫命以官漸脫身南歸至鎮江為人所告言者論漸

嘗勸金人焚臨安而去停官下大理是日漸坐誅

此為五年

張孝純上書張本日歷漸款狀云受偽齊劉豫差使歸家般載而孝純書中所云不同恐當以孝純所云為正

詔堂除選人任大理司直評事供職滿二年通理五

考有舉主三員並改合入官用吏部請也

己亥江東安撫大使李光乞行宮北臨安增勅後殿仍

修蓋三省樞密院百司及營房等許之其後上手詔光

第令具體而微毋困民力輔臣進呈上曰但令如州治足矣若止一殿雖用數萬緡亦未為過必事事相稱則

土木之侈傷財害民何所不至

上語在已

庚子起復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兼淮東宣撫使劉光世起復寧武寧國軍節度使錄收淮楚之功也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副使韓世忠以平閩湘羣盜功遷太尉移屯建康府恩數視執政

仍詔世忠以親兵赴行在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
武副軍都統制岳飛以破曹成功遷中衛大夫武安軍
承宣使

辛丑武節大夫榮州團練使知鄧州李橫為襄陽府郢
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武德郎閤門宣贊舍人知隨州
李道為鄧隨州鎮撫使兼知鄧州先是鎮撫使司主管
機宜文字譚憲為桑仲訟寃於朝詔以黃榜撫諭諸軍
令德安陳規究實且即軍中求可代仲者會聞新除鎮

撫使霍明為橫道所破走漢陽乃令江西李回勾收使

喚而以四郡分授二人時橫已命別將桑立守鄧州道

不敢拜

降黃榜在五月壬申令李回勾收霍明在此初月庚子今聯書之李道明年正月乙亥改命初

橫聞明奔德安府聚眾數千人以是日圍德安

趙銜之遺史載

橫以六月圍德安而無其日按日歷江西安撫大使司申八月十九日德安圍解十九日己巳也又紹興二年

十一月一日德安鎮撫使陳規狀李橫等領兵眾前來攻城計六十五日以日推之其初至合在六月辛丑故

附此日規登城以好語諭之且申和好仍送米百斛橫受

之規請退兵橫曰襄陽之兵至矣無可議者遂造天橋

為攻具規竭力捍之

規行狀云李橫衆十萬寇城下請議事願得米二百斛而去公與之

翌日橫復來寇按橫之出本為桑仲報讎非求粟也日

歷規乞救兵狀橫率兵民數千人圍德安此云十萬人亦非其實行狀又云規出城見橫恐規未必出城今從趙姓之遺史

壬寅御筆翟汝文罷參知政事時四方上奏未決吏緣

為姦汝文語尚書右僕射秦檜宜責都司考其稽違者

峻懲之汝文嘗受詞牒書字用印直送省部檜不能平

他日因對汝文乞治堂吏受賄者檜面劾汝文擅專汝

文言臣位執政按吏而為宰臣所劾無顏居位力求去

上意不直汝文右司諫方孟卿因奏汝文不顧大體不循故事批狀直送省部不關其長每聚議則目視霄漢未嘗交談豈能共濟今日之事蓋防秋在近規為脫去

之計上以詔諭留汝文汝文終不釋孟卿章再上遂命

出守

朱勝非閑居錄云秦檜作相力引翟汝文參預纔數月失歡對案相詬秦斥翟曰狂生翟詈秦曰濁

氣左右堂吏至今能言之唐相鄭畋盧攜議備禦王仙芝黃巢爭論不叶擲硯相擊識者謂唐室衰亂之兆今

方圖中興
豈當爾耶

左朝散大夫周隨亨提點湖南刑獄公事

還言近者諸路安撫使朝廷皆假以便宜蓋以軍興恐

失機會然間有招權怙勢侵官越職假便宜之名擅易屬郡守貳移用諸司錢物自作威福無可誰何望行戒約儻有侵紊必罰無赦庶使為帥臣者各循分守職毋敢跋扈從之 詔川陝官員陳乞磨勘令宣撫處置司

一面照條施行月終類奏換給付身以尚書右司郎中

張公濟言道遠留滯也 右宣教郎陸知微追三官聽

參選挨轉至承議郎止知微吳縣人政和末以言水利得官法當討論故有是命 是日利州觀察使斬黃鎮

撫使孔彥舟叛降偽齊先是劉豫訪得彥舟母妻及子厚給以祿使其舅盧某持書招之彥舟乃有叛意未發會報權邦彥入樞府彥舟與之有隙心不自安時韓世清既伏誅而韓世忠連破湖湘羣盜順流東歸彥舟疑其圖已遂決策叛去幕客長洲王玠諫曰總管被命鎮撫二州任優祿厚豈可負朝廷恩自陷不義彥舟不聽玠再見遂面罵之彥舟怒殺玠引所部降劉豫其統制官陳彥明不肯北去與統領官武翼郎郭諒率衆千餘

詣知江州劉紹先降詔進彥明二官與諒並為都督府

准備將仍賜敕書獎諭

趙姓之遺史彥舟將行出左右婦人皆嫁之送官員入山寺恐

為行軍所擾彥舟臨行對官屬言無負朝廷之意所以反者蓋疑權邦彥也至光州畧棄甲仗器械不勝計乃

歸劉豫日歷今年四月五日丙寅斬黃鎮撫使孔彥舟狀得光州並定成縣牒用偽年號稱彥舟母王氏有狀

稱相州人有宅子田園親戚兼稱母王氏要取彥舟事伏念彥舟蒙朝廷非常之恩萬死莫報雖愚賤武夫粗

知忠孝不能兩立今來劉豫意在招誘所有光州並定成縣牒已具繳奏乞照會有旨降詔獎諭按彥舟狀乃

與姓之所云使其舅持書招之者不同今併附此 江西安撫大使李回聞彥舟

遁乃以本司右軍統領李玠以所部知黃州

九月己卯正差

癸卯左宣教郎明橐守監察御史橐長沙人也 朝奉
郎知華陽縣古洵直遷一官以元符上書押出故也於
是集英殿押出黃定等十七人皆進官一等內選人改
京官

甲辰左中大夫翟汝文依舊致仕免謝辭上既詔汝文
出守而言者復奏汝文方春而來遽竊公輔之寵及秋
而去不顧國家之急望誅其避事之意復令致仕故有
是命 江東安撫大使李光言近緣朝廷除呂頤浩都

督八路諸軍偽地震恐遂聲言八月金人分道入境此固不可不慮望專任大臣密加措畫凡諸處探報乞送頤浩與臣覈實聞奏今王彥先盜據壽春滋長不便臣使頤浩至建康首議過淮若頤浩病勢未減臣當遴選五六千人召募敢死之士身自請行若止遣兵將萬一失利遂使敵人得以窺伺愈無忌憚詔光申督府措置不須躬親前去 初樞密院計議官王大智請造戰車詔工部侍郎韓肖胄董視是日大智以所造霆擊車各

一乘進呈上觀於內殿既而車不可用罷之

乙巳詔簽書樞密院事權邦彥兼權參知政事

丙午遣殿中侍御史江躋尚書度支員外郎胡蒙點檢

劉光世軍中將士告帖具每月合請錢糧實數以聞時都督呂頤浩至鎮江而軍中告乏頤浩言光世軍月費

錢二十二萬緡除取撥鎮江一郡財賦外朝廷已應副

其半望令臺部堂各一員考究如有闕數乞盡行支降

如無關數亦乞行下光世照會故有是旨

熊克小歷載此事殊失本

旨蓋顧浩疑光世軍中詭名冒請者多錢糧初不足非謂少錢而乞朝廷應副也今依元奏剛潤附入

直龍圖閣知鼎州程昌寓降充直秘閣坐嘗劾樞密院編修官王鈇在紹州棄城不實也

戊申輔臣進呈大理少卿李曦論太祖皇帝明謹獄事上曰此太祖皇帝德澤也朕敢不遵承每於庶獄奏讞未嘗不致慎亦未嘗送下公事恐獄吏觀望鍛鍊人罪權邦彥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上然之 中書舍人兼侍讀胡安國試給事中起居郎修政局參詳官胡

世將起居舍人王昂並試中書舍人右司諫方孟卿權
尚書兵部侍郎太常少卿王居正試起居郎尚書司勳
員外郎張燾守起居舍人左司員外郎黃龜年為中書
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禮部員外郎林待聘兵部員外
郎樓炤為左右司員外郎時安國在道未至也昂以疾
不拜後二日改徽猷閣待制知台州 尚書屯田員外
郎兼修政局檢討官曾純充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左宣教郎江端友守尚書禮部員外郎御史臺檢法房

晏敦復守祠部員外郎敦復初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辭不就故特命之時祠部郎官向宗厚奉神御於永嘉論者以給降度牒增多權官不能譏察由是二員並置起復翊衛大夫福州觀察使劉光烈帶御器械光烈光世弟也

庚戌御史中丞沈與求言祖宗故事許令館職兼在京釐務官所以蓄養人材自今劇曹郎官并繁冗局務有關乞於館職編修計議刪定官太常丞博士國子監丞

內隨才選差亦可試其能否從之自是職事官復權郎
矣

壬子參知政事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孟庾以平寇功
進二官為左通議大夫 尚書右司員外郎兼修政局

檢討官吳表臣為左司諫 左朝奉郎沿海制置司參

謀官林師說權尚書兵部員外郎往福建起發海船

癸丑左朝請郎李健提舉江西茶鹽公事初復提舉官
也

甲寅詔尚書左僕射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呂頤浩令
赴行在奏事初頤浩甫出師而其前軍叛去又聞桑仲
死頤浩不能進遣參謀官傅崧卿以所部之建康因引
疾求罷上手詔封還所上章頤浩復乞祠乃命還朝以
崧卿權主管都督府職事 保義郎統領光州石額寨
忠義人兵張昂以保境有勞進一官陞閤門祇候

乙卯上謂秦檜曰周宣內修政事外復疆土近設修政
局令百官各條具利害甚善所謂修車馬備器械以及

外禦之事，卿更宜講求。檜曰：臣敢不奉詔。詔以辛企
宗所部神武副軍隸湖廣宣撫使李綱，仍趣令之鎮。
是日，福建江湖宣撫司前軍統領官解元、後軍統制官
程振以所部入潭州，屯於子城之內。新知福州李宏稱
疾不出。夜，宏中軍由恩波門以遁。元遣將李義追擊之。
翌旦，元盡拘宏舟楫之在江皋者，引兵至寨中，見宏計
事，因悉其兵械以歸。世忠即以宏為宣撫司統制。時朝
廷始聞馬友死，以敕書勞宏，而宏已執矣。

丙辰詔江東大使司水軍統制張崇耿進所部兵七千人舟千五百權隸韓世忠

丁巳尚書考功員外郎兼修政局檢討官張翬升左司員外郎左宣教郎主管江州太平觀朱震為司勳員外郎左奉議郎知嘉興縣施鉅為御史臺主簿鉅歸安人沈與求所辟也直秘閣知秀州秦梓主管臨安府洞霄宮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請本軍自造軍器赴朝廷呈訖置庫榷管下戶部支物料價錢許之凡全裝

甲一副費錢三萬八千二百馬甲一副費錢四十千一百弓一費錢二十八百弓矢百費錢七千四百弩矢百費錢六千五百提刀一費錢三千三百應鼓一費錢六千五百皆有奇凡鑿甲一副率重四十有九斤此其大畧也

戊午詔江浙湖廣福建諸路各委漕臣一員措置出賣官田

是月偽齊大雨劉豫以為德政所感使其子尚書左丞

相梁國公麟代謝於相國寺上清太一宮有孫肇者濟
南人嘗為麟府屬累遷尚書吏部侍郎出知棣州會大
旱偽庭以蕃法祈雨執肇坐於烈日中汲水數桶更互
沃其體遂得疾死

此事據夷堅志不得
其年因謝而附見

偽宣奉大夫

守尚書右丞相張孝純告老遷觀文殿學士銀青光祿
大夫參知機務戶部尚書兼權門下侍郎張昴權右丞
相兼門下侍郎尚書吏部侍郎鄭億年為開封尹成忠
郎許青臣主管殿前司公事

是夏金左副元帥宗維之白水泊避暑試舉人以詞賦
得胡礪以下先是試之日宗維立馬場中呼舉人之年
老者諸生不諭其意爭跪於馬前宗維據鞍以鞭指麾
俾譯者諭之曰汝無力老奴婢胡為應試使汝能文章
則少年登科矣今苟得官自知日暮塗遠必受賕為子
孫計否則圖財假手何補於國我欲殺汝又念汝罪未
著姑聽終場儻有所犯必殺毋赦諸生伏地叩頭惶恐
而去是舉也宗維諭主司勿取中原人礪磁州人與知

制誥韓昉善用燕山貫得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秋七月己未朔蕪湖縣進士韋許為迪功郎以其獻書籍也

庚申直寶文閣知桂州許中令再任曹成之犯廣西也中嘗率兵與岳飛會詔錄其功進職二等至是又任之

中進職在
六月丁巳

辛酉御筆福建州縣盜賊焚劫之家悉捐其田稅先昇
德音蠲免而有司以為著令不得過三分上欲實惠及
民繇是申命

壬戌復置湖北提舉茶鹽司

癸亥勅令廣西經畧司以鹽博馬其後歲撥欽州鹽二
百萬斤與之 左承事郎泐海制置司參議王安道充
樞密院計議官往淮東措置海道秦檜引之也

初江東安撫大使李光奏小使臣翟慶賀仲堪為宣州

兵馬監押如有已差人亦乞從今來所辟施行詔並特
添差甲子殿中侍御史江躋言臣嘗怪近日帥守監司
辟官徃徃不知尊朝廷必欲直衝吏部已差之人雖以
李光之賢亦且為此朝廷既不能奪吏部已行之命又
不能違藩鎮辟置之意則不惜以添差與之臣未知其
可也今州縣添差之官以祖宗舊額較之殆三四倍生
民安得不重困朝廷姑息藩鎮可謂得已而不已者願
罷慶仲堪仍下吏部措置每州縣添差不得過若干員

以寬民力從之令修政置局措置罷福建提舉市舶
司依舊法令憲臣兼領以每歲海舶不至虛費官吏廩
祿故也

乙丑給事中胡安國入對上曰聞卿大名何為累名不
至安國再拜辭謝進曰臣聞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
定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設險分土必先遵制制國以
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斯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
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歛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之事

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核實核實者
是非毀譽各不亂真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實而後
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
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
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
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
五者帝王之能事備矣乞以覈實而上十有五篇付宰
相參酌施行先是安國為時政論二十篇以獻其論定

計畧曰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
以禦敵則未有必搯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
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
何及論建都謂建康有可都者五不宜數動與敵人逐
水草無異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
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此不可易者論正
心謂在先致其知而誠其意故人主不可不學願更選
正臣多聞識有智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論養氣謂用

兵之勝負軍旅之強弱將帥之勇怯係人主所養之氣
曲直何如願強於為善益新厥德使無曲失可得指議
論宏度謂人主以天下為度不可以私勞行賞私怨用
刑論寬隱謂創業興衰之君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
藏之士以礪其節獨以威刑外施暴橫之敵內拂貪殘
之賊與悍驕不可使之將讒說殄行之臣則天下歸心
而治道成其大旨如此至是又申言之

安國又有制國
論已附紹興六

年四月甲申張浚言運米至荆南
之後覈實論已附李綱復官時

時上欲講春秋遂以

左氏傳付安國點句安國言今方思濟艱難豈宜耽玩
文采莫若潛心聖人之經上稱善安國因薦司勳員外
郎朱震

丙寅詔靖康勤王京城守禦應緣方臘及直達綱賞靖
康以前御筆指揮明受可行事件并淮南州縣官建炎
已前元不離任靖康以前鹽課增剩等賞自今並不許
陳乞以言者論其為濫也

此所謂明受可行事件申取
朝廷指揮不知以何月日降

旨日歷未見可附建

炎三年四月辛亥

丁卯資政殿學士新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守知福州從所請也上曰福建盜賊之後要在拊循凋瘵用守為宜初偽閩以八州之產分三等之制膏腴者給僧寺道觀中下者給土著流寓自劉夔守福始貿易以取貲守與士大夫謀為實封之說存留上等四十餘剎以待高僧餘悉為實封金多者得之歲入不下七八萬緡以助軍衣餘寬百姓雜科時實便之

此以紹興二十九年閏月甲子朱倬所奏

修入

起居郎王居正充右文殿修撰知婺州居正素與

秦檜善檜為執政嘗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及拜相所言皆不讎居正見上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噉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於是檜始恨之 通侍大夫温州觀察使神武右軍統領官張翼卒以嘗有斬馬柔吉功特賜其家銀帛百匹兩

戊辰右朝奉大夫王昞提轄行在權貨務都茶場昞

第也

己巳上謂輔臣曰比來臺諫論駁多涉細事意其沽敢
言之名朕謂宣和間言事者少千百中無一今朕盡令
人言不間踈遠所以人人敢言秦檜曰陛下聽言臣下
所以敢言臣亦嘗謂胡安國凡有論駁當務大體若或
細事第可申朝廷改正 江西安撫大使司奏孔彥舟
北遁詔趣岳飛移屯江州左司諫吳表臣言風聞偽齊
於京東路每戶科麻七斤或者恐其以繩維舟謀濟江

之計今沿江津渡皆當為備就中采石江稍狹而水緩
鑿之往事備禦尤當嚴密樞密院勘會已令韓世忠屯
建康府岳飛屯江州防托江道詔送沿江諸帥 武翼

大夫寧州刺史翟琮起復河南孟汝唐州鎮撫使兼知

河南府琮告父喪於朝故有是命

日歷琮此日奏狀已繫遙刺銜而明年五

月丙辰提奏乃止稱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仍帶權字
朝廷除觀察使告命亦止繫副使銜八月乙未李橫奏
琮到襄陽始稱遙刺或是因起復轉官而道梗未嘗
受命至襄陽乃得告也今附注此當求他書參考

庚午詔湖廣宣撫使李綱速往潭州置司時綱引兵至

吉州須犒軍物而權貨務官不時與綱械繫之先是韓世忠軍士留其家於廬陵江西轉運副使韓球聞命即輟所糶世忠錢糧以勞軍既而軍儲不繼世忠之軍婦皆憤伺球出狙擊之裂其衣巾球走得免綱之乞錢糧也得旨孟庾韓世忠班師日所餘錢糧並留與綱綱劄下吉州增依奏二字球以他郡所受不同審其故綱怒劾球事下安撫大使李回覈實其後回言錢糧官高公惕不時給散致世忠軍士邀球自言公惕坐免官事遂

已

綱乞錢糧事已見今年五月丙子著此為劉集
劾綱增益制書張本公惕今年十月庚戌免官

辛未左宣教郎湖南提點刑獄公事呂祉加直秘閣直
顯謨閣知郴州趙不群進職一等先是湖南盜胡元奭
作亂祉檄統制官韓京吳錫破之及曹成為岳飛所破
進犯郴州不群堅守不下秦檜言湖南寇盜以來州郡
多至失守請褒賞二人而劾賀州守禦官之罪時知賀
州直秘閣劉全已罷去全六月甲午
以許仲劾罷言者謂賀州當湖
廣要衝乃賊所必攻之地而憲臣未嘗臨按守禦豈不

失職况偏遠小州以數百殘弊之卒當豺虎百倍之師
岳飛銳旅猶墮其計而簽判已下皆責以不能守禦豈
不過乎望下漕司究實然後施行庶幾賞罰當而軍政
修於是提點刑獄宋孝先已從辟為孟庾參謀官事竟
寢

癸酉上諭秦檜曰內諸司可省者令修政局條上檜曰
此盛德事也大觀宣政間屢省冗費終不能行今斷自
淵衷誰敢不聽時有議廢修政局以搖檜者檢討官尚

書右司員外郎林待聘聞之上疏言陛下即位六年更用八相而績用弗著者此無他人無常責而各有心則治何以立今廷論猶前日也積弊宜更則樂於循故冗濫當裁則惡於損己臣知修政之局廢則亦翫歲愒日而已監察御史劉一止亦言陛下閔宿蠹未除念頹綱不振政煩民困用廣財殫置司講究德至渥也會未聞有所施行恐有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夫所謂失人心者刑政之虐賦役之多則失百姓之心

好惡不公賞罰不明則失士君子之心若無則所失者
小人之耳失小人之耳而得百姓士君子之心何病
焉願審其利害當罷行者斷自聖衷勿貳勿疑則事之
委靡不振者舉矣

二人上疏不得其日因上語附見一
止以此月甲戌遷左史恐緣上此疏

也今附於未
遷之前俟考

甲戌給事胡安國進兼侍讀給事中程瑀中書舍人陳
與義並兼侍講上令安國兼讀春秋仍諭以隨事解釋

不必作義朕將咨詢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易之文言
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

居之仁以行之而下文繼之曰君德也蓋人君之德莫大於學問寬也者所以居是學問者也仁也者所以行是學問者也學則必有思思則必有疑疑而問問而辨辨而明明而廣大昭徹與天地等得失是非不能為之亂賢否忠佞不能為之惑欲帝而帝欲王而王惟所擇而用之無不如意夫是之謂君德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汲汲也仰惟太上皇帝以天縱之聖當艱難之初萬幾之繁日不暇給而留神六籍退託不明申命講臣無為義訓隨事解釋用將咨詢焉嗚呼茲德之盛所以與堯舜禹湯文武相望於千百載之上也

監察

御史劉一止試起居郎一止在臺中嘗言人材進用太遽而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士入而不出在外雖有異能不見召用執親喪非軍事至起復為州縣官皆僥倖不

塞之故又請選近臣曉財利者做劉晏法於瀕江置司
自辟官吏以制國用鄉村皆置義倉以備水旱及增重
監司轉運副使提點刑獄皆以嘗任侍從官為之所言
雖不即行後多採用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黃
龜年右司員外郎劉棊並充修政局檢討官 省淮東
提刑司以其事歸提舉司 樞密院計議官薛徽言論
明州湖田利害詔上田稅每畝增租為四斗以其所增
與下田對豁中等田如舊內低下處復廢為湖徽言永

嘉人也

丙子詔自今未經審量人不得舉辟及權攝職任犯者
官司及被差舉人並以違制論言者以為近來惟到部
人方預審量其冒濫贓污之人避免到部皆在諸處干
辟既無進身之望何所不至故有是命 韓世忠進師
討劉忠是日至岳州之長樂渡與賊對壘賊開塹設伏
以拒官軍

丁丑詔兩浙漕臣梁汝嘉措置鎮江府縣酒稅務以其

錢助劉光世軍費 右宣教郎知無為軍王彥恢言建
康古都乃用武之地欲保建康必內以大江為之控扼
外以淮甸為之藩籬又必措置兵食以贍國費然大江
以南千里浩渺決欲控扼非戰艦不可大江以北萬里
坦途欲遏長驅非戰車不可舒廬淞和良疇百萬欲措
置軍食非營田不可舟車之法以輕捷為上彥恢所制
飛虎戰艦傍設四輪每輪八檝四人旋斡日行千里又
有神武戰車下安四輪畧同飛虎頂張布帷以避矢石

傍斜衝擊其用如神又有拒馬車一人之力可以轉用
比之蒙衝偏箱鹿角此尤至要淮西良疇不可以數計
不須朝廷給本祇以有無相濟併力營田計其戶口什
一養兵則淮西可以守矣如許令彥恢招兵教習只乞
那融淮西數州財賦可足舟車之用及以數州秋成所
得那融營田可足兵食之費萬一今秋金人長驅深入
及盜賊猖獗彥恢當以此舟車推鋒陷陳以此士卒斬
將搴旗以此種蒔飛芻輓粟保守淮疆決無踈失詔彥

恢就本軍措置

戊寅提點江浙京湖福建廣南路坑冶鑄錢王喚言鼓鑄之本錢乞借支浙鹽五千袋令本司販賣及借留上借錢十五萬緡為回易本錢都省言借鹽有妨商販乞借上供錢從之舊制鑄本以二廣五分鹽息錢自鈔發行所得甚薄故喚以為請

三年二月
丙午罷借

武義大夫閣門

宣贊舍人主管廬壽鎮撫司公事王亨進秩一等以叙復安豐壽春縣花廩鎮故也初壽春既為偽齊王彥先

所據江東大帥李光欲出師而朝廷不從呂頤浩言壽春本治淮南國初方移治下蔡今賊不能守得之亦不能城不若遣兵二千逐安豐霍邱壽春之寇使之過淮且於壽春寄治府事如此則在我可省轉輸又足以示敵人不過淮之信詔督府措置此月已未會偽齊兵退亨遣敦武郎羅興往戍其地因是得遷光又言和州鎮撫使趙霖知濠州寇宏知六安軍謝通皆有守禦之勞並進秩一等既而傅崧卿又薦霖宣力於朝乃復霖直徽猷

閣

三人遷官在八月癸巳霖復職在戊戌

已卯呂頤浩自鎮江入見庚辰頤浩言金人頃趨建康初自北岸掠小舟數十而濟既至南岸恣行掠船濟渡軍馬其取和州渡江亦然欲令江北諸渡自九月朔日惟於緊要渡口量留舟一二以備轉送斥堠文字餘舟皆泊南岸至十月朔日以後大江更不得通行應公私舟船悉令於南岸深港內隱蔽如違篙稍並行軍法俟過防秋如舊從之是日韓世忠先遣中後左右四軍

渡江逼劉忠寨而屯先是世忠既移屯乃奕碁飲酒按
兵不動者累日衆莫窺其際一夕獨與親信蘓格便服
聯小騎直穿賊營警夜者呵問世忠曰我也蓋已謀知
賊中約以我字為號故所鄉不疑遂周覽賊營而出喜
曰天賜我也即下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柵前
行而潛令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於山上翌日辛巳世
忠親率選鋒及前軍俱進暨戰所遣卒疾馳入其中軍
望樓植麾張蓋賊回顧驚潰大敗遁去忠據白面山跨

三年及是乃敗其輜重皆為世忠所得始世忠之出也

宣撫使孟庾以師久勞止之世忠請期半月當馳捷以

獻至是卒如所料

熊克小歷載此事於今年二月蓋不知世忠行軍月日也克又云忠欲投

劉豫徒中斬其首以降孟誤矣蓋趙雄撰世忠碑所書如此其實忠以七月走淮西九月在蕪陽為解元所敗乃走偽齊明年四月始被殺也克不深考今各附本月日

辛巳詔呂頤浩日下赴都堂治事觀文殿學士知紹興

府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頤浩薦勝非蓋傾

秦檜也棣州進士李家挈家來歸詔賜錢百千故

右承議郎鄧考甫贈直龍圖閣考甫臨川人元符末應詔上書言新法必亂天下坐削官羈管年八十餘而卒

後三年復官其曾孫一人

考甫上書邪上尤甚第一人筠州羈管黨籍餘官第六十

七

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謀官權主管本府事傅崧

卿請逐路應統兵官大小將帥及本府元留下人馬並聽節制行移兵將官及屬部仍用劄子除江東一路事務與李光會議外餘路並令諸大帥依元得便宜指揮施行從之崧卿之至建康也右承奉郎通判府事吳若

以衫帽見之崧卿訴於朝若坐貶秩 自葉濃之亂而
福建監司皆聚於福州言者以為建劔汀邵四州習俗
强悍盜賊屢作漳泉興福號下四州其民怯弱少有為
盜者每聞寇作監司首為逃避之計按部漳泉去賊愈
遠群克益無所憚乃詔漕臣還治建州 詔淮浙煎鹽
亭戶全免色役用戶部侍郎提領榷貨務黃叔敖請也
左朝請郎陳堯臣主管亳州明道宮 初浙西安撫
大使劉光世奏統制官喬仲福靳賽等十三人防江有

勞詔進一官許回授至是光世辭兩鎮之節復為之請
上命特與轉行給事中程瑀言將帥取必其流將不可
收命令數改其弊將不可振望令尚書省籍記姓名後
若立功優加賞典於體為便詔以章示光世其後瑀罷

去仲福等卒遷官

仲福等遷橫行
在九月癸酉

甲申呂頤浩言朝廷近置沿海制置司最為得策然敵
舟從大海北來拋洋直至定海縣此浙東路也自通州
入料角放洋至青龍港又沿流至金山村海鹽縣直泊

臨安府江岸此浙西路也萬一有警制置一司必不能
照應望令仇愈專管淮東浙西路別除制置使一員專
管浙東福建路從之 時江北士大夫多避地嶺南者
上聞之詔帥臣監司優加存卹 勒停人林杞以擅殺
張政事訟於御史臺御史中丞沈與求等言杞之情節
終有可矜乞行改正詔杞叙奉議郎

乙酉詔武臣試換文資權令住罷以右正言吳表臣言
天下危注意將近聞武臣欲趁秋試者甚衆盖有舊係

舉人寄名軍中者又有規免試弓馬及出戰短使者以武換文非今日事乞竢邊事寧息日施行故也 詔自今臨安府遺火止令馬步軍司及府兵救撲仍預給色號他軍非奉御前處分者毋得擅出營

丙戌御史中丞沈與求試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

尚書戶部侍郎兼侍讀提領權貨務兼修政局詳定官黃叔敖試戶部尚書 試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綦密

禮與權兵部侍郎方孟卿兩易 秘閣修撰都督府隨

軍轉運使姚舜明權戶部侍郎 殿中侍御史江躋守

侍御史

躋之除日歷不載題名在七月
必以沈與求出臺故也今附此

初宗正寺所掌四書曰玉牒曰仙源積慶圖曰宗藩慶
系錄曰宗枝屬籍玉牒如帝紀而特詳於國書中最為
嚴重建炎南渡舉四書而逸於江浙丁亥太常少卿兼
宗正少卿李易請編次玉牒從之

五年六月
丁巳進呈

是月詔潛邸祇應人自今並不作隨龍時吏士攀援推
恩者衆言者引司馬光之論以謂人主獨私宮中之人

則所與親者至狹况親曾遭遇之人推恩已久不應遽

延至今故有是命

此以今年十月四日臣僚上言增入

湖廣宣撫使李

綱以左朝奉郎通判全州趙志之權湖南轉運判官

此以

明年六月乙未薛

徽言所奏修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七至九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李兆文

謄錄監生臣曾照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七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八月

按是月
戊子朔

庚寅上諭輔臣曰今巨盜悉平

年穀豐稔天意可知假如寇或南來避與不避策將安
出呂頤浩曰若盡遣諸將向前廣為備禦寇豈能便渡
江但當先為定計以待之上曰未聞千里而畏人者也
起居舍人張燾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

願詔大臣諸將厚爵賞以募可用之人遣往伺賊撫養家屬以繫其心資之財本或使為商或為技藝以混其迹庶得其誠心盡其死力凡敵人動靜皆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有備彼尚安得出吾不意以輕犯吾行闕如前日詔以付都督府及沿江諸帥 右宣義郎通判興化軍劉子翬主管建州武夷山冲佑觀子翬韜少子有學行以毀瘠不堪吏責棄官去讀書武夷山中 左從政郎魏良臣為勅令所刪定官

良臣初除密編
避諱改刪定

壬辰參知政事福建等路宣撫使孟庾兼權同都督江
淮荆浙諸軍事觀文殿學士朱勝非復知紹興府先是
呂頤浩自江上還欲傾秦檜而未得其要過平江守臣
席益謂之曰目為黨可也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
浩大喜乃引勝非為助故以勝非同都督諸軍事給事
中胡安國言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
會馴致渡江至今人心追恨未泯南狩倉皇國勢岌岌
凡下詔令當本至公以收潰散之情冀安天步乃尊用

張邦昌結好金國許其子孫皆得叙錄淪滅三綱天下憤鬱若謂事由潛善已不與知此大事也亦可從乎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以此三者觀之勝非忠邪賢否斷可見矣方今敵偽交窺不忘東向松江都督極天下之選人得失係國家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上親劄諭以用勝非之意且謂昨逆傳作亂而勝非卒調護於內使勤王之師得以致力矧今諸將皆同功一體之人必能為朕克濟事功丁寧雖至

而論者未已侍御史江躋亦奏勝非不知兵是日安國
入對因論京都圍城中人乞再行遣仍薦李綱可用上
問安國所以知綱安國曰綱為小官宣政間敢言水災
事上曰綱固以此得時望然嘗用為宰相矣如綱昔擁
重兵解太原圍與官屬只在懷州相去千餘里綱多掠
世俗虛美協比成朋朕今畀以方面於綱任亦不輕翌
日上以語輔臣頤浩曰朋比之風自蔡京始靖康伏闕
薦綱亦本其黨鼓倡乃至殺戮近侍莫可止遏此風不

可再也

癸巳提點鑄錢司言江池殘破遠涉大江乞權就虔饒
二州併工鼓鑄許之舊制江池饒建四郡歲鑄錢百三

十萬緡以贍中都

江州二十四萬池州三十四萬餘饒
州四十六萬餘建州二十五萬餘共

役兵三千
八百餘人其後皆不登此數至是併廣寧監於虔州永

豐監於饒州是歲鑄錢纔八萬緡 順昌盜余勝等作

亂左承議郎通判南劍州王元鼎督兵將捕殺之詔遷

一官

甲午詔韓世忠蕩平諸寇連奏大捷已加優擢其告內
外諸軍統制官各務立功報國共濟中興以光史冊時
言者以為今日理財治兵最為急務如鎮江建康江湖
皆以大帥總重兵又命宰執都督諸路措置規模已漸
可觀望陛下乘此機會更遣侍從官提振江上與大將
周旋於金鼓矢石之間同力捍禦詔侍從官願行者聽
於是給事中胡安國言提振者提領振舉之稱必有事
權乃可今長江表裏悉命宰臣都督執政權領次則有

宣撫劉光世在鎮江韓世忠在建康侍從官往詣軍前若只遵約束即為虛行若別授事權又非特命宰執專制閫外之意况人主近臣入則陪侍出則扈從今遠去觀闕誠非所宜以臣所見其說不可用也 給事中程瑀論事不合以親老求去罷為龍圖閣待制知信州給事中胡安國言今國勢未安朝廷微弱所賴以振頽綱消隱慝者衆君子耳如瑀志節特持議論剛正有補於時蓋知臣莫若君不待臣言而後諭也陛下方將與多

士圖維萬務共濟艱難憐瑀之私處以便郡使養其親
為瑀計則厚矣其為陛下計無乃失乎况瑀兄弟數人
家居侍奉鄉邦非遠安問易通移孝為忠於義無闕詔
瑀今日下依舊供職 詔江東西福建路帥憲臣同共
措置石陂軍賊限一月須管剗盡先是石陂卒饒青姚
達等作亂湖北安撫司後軍統制官顏孝恭掩殺達統
領官徐慶射殺青其徒李寶等走梅州境上既又聚眾
千餘復作亂椎埋建昌汀邵間守臣朱芾以聞時神武

前軍統領官申世景屯邵武孝恭屯建昌猶不能制左
司諫吳表臣奏兩路憲臣互相推避不肯專一措置故
命帥憲六人督捕樞密院又請降旗榜招安 近歲官
吏坐贓抵死之人率皆貸配故犯法者滋多至是錢塘
縣吏樂振受賄當死詔論如律其徒始駭懼大理寺丞
姚焯因請以振刑名頒下諸州從之 詔通進司令檢
正官檢察用黃龜年請也

乙未皇伯寧州觀察使安定郡王令話薨贈開府儀同

三司輟一日朝 言者論比年編伍之民累經兵戰習其伎能往往保社相聯乘間邀擊賊不敢犯今數路分屯沿海設備縱有百萬精銳之師亦不能徧給儻能激勸土豪使之訓習數年之後民兵之勢既成即黥刺之法可以漸變詔諸州守臣隨鄉土之宜措置

丙申左司諫吳表臣言時方艱危州郡獲全者無幾正賴賢守以循撫之望用藝祖漢宣帝唐太宗明皇故事應郡守初自行在除授及代歸赴闕者並令引對一則

明示朝廷謹重郡守之意使之盡心二則可以揣知其人之賢否與其才之所堪從而褒黜三則自外來者可詢其所以為政與民情風俗之所安而下情上通不至壅蔽輔臣進呈上曰郡守民之師帥若不得人千里受弊宜從之 詔釐務官並免轉對竝來年三月取旨

宣撫處置使張浚奏知興元府王庶與陝西都統制吳玠金均房州鎮撫使王彥皆以職事不相協和深恐有誤國事臣以便宜將庶與知成都府王似兩易其任庶

幾將帥一心相為犄角併力合謀以定興復從之時庶已得罪而似既還成都朝廷蓋未知也

戊戌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朱勝非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是日呂頤浩進呈勝非還任上曰勝非入相三日值苗劉作亂當時調護有力朕豈不知近因罷同都督士人疏論勝非功甚多惟一二臺諫不與可除在京宮觀留侍經筵蓋頤浩必欲引勝非故有此命頤浩恐胡安國持錄黃不下特命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黃龜

年書行安國言由臣愚陋致朝廷過舉侵紊官制隳壞紀綱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待罪五旬毫髮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其處苗劉時能調護聖躬即與向來詔旨責詞是非乖異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自建炎改元凡失節者非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便臣蒙睿獎方俾以春秋入侍而與

勝非為列有違經訓儻貪祿位不顧曠官縱臣無恥公
論謂何不報遂卧家不出 詔選人充樞密院計議編
修官到任一年進士通理四考餘人五考並與改京官
初命沿海州軍籍定民間海舟每縣分為三番各當
一年周而復始其當番年分而輒往它路者抵罪拘其
船入官論者以海道頻年籍客舟把隘失業者多故有
是旨 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董正封卒正封
耘叔父也

己亥呂頤浩奏謀報敵中造舟發軍若果來侵其山東
江北人豈有戰心如使劉光世張榮設伏兵於承楚要
害地邀擊可以大破敵衆上曰可招可擊秦檜曰不戰
何以休兵上曰朕觀自古中興之主何嘗坐致成功
給事中兼侍讀胡安國言自古聖王雖用文德必有親
兵專掌宿衛成王即政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于王
欲其知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親軍也康王初立太保俾
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逆于南門呂伋者太公望子自

諸侯入典親兵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勲德世臣總
司禁旅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其為國家慮深遠矣本朝
鑒觀前代命三衙分掌親軍雖崇寧間舊規猶在及至
高俅得用軍政廢弛遂以陵替陛下嗣承寶位謀國者
不思復古親兵寡弱宿衛單少豈尊君彊本消患預防
之計也伏望考祖宗選擇禁旅之法修明軍政威服四
方上嚴宸極詔三衙措置 孔彥舟之叛也尚書考功
員外郎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傅雱坐久在彥

舟軍中責監興化軍商稅至是停其官英州羈管 詔
大理正斷刑治獄丞七員並堂除以吏部員外郎劉岑
言逐闕資望甚高異時郎曹理卿之選元豐年雖係部
闕見今久無應格之人故也

庚子給事中程瑀言孟庾同都督之命物論良以為允
然已迫防秋乞不俟其奏事趣令開府庶合事宜詔庾
同韓世忠總大兵至建康訖赴行在奏事尋詔庾更辟
官屬事從便宜自世忠以下並聽節制 入內東頭供

奉官鄭誾還所寄資為武功大夫英州刺史帶御器械
誾頗能書上命書盤庚無逸詩之車攻篇孝經孝治章
列于左右嘗以諭輔臣

辛丑左司諫吳表臣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潤
不過十郡之間其要緊處不過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
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
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洲是
也惟此七渡當擇官兵修器械其餘數十處或道路迂

曲或水陸不便非大軍往來徑捷之處略為之防足矣
又十郡之間地不過三千餘里有一州占江面五百里
者有占百餘里者遠近多寡勞逸大不均如七處渡口
外宜每縣分定百里專令巡尉守之則力均而易守詔
以付松江守帥 初命尚書倉部員外郎成大亨等四
人催督江浙諸路夏稅物帛而使者以趣辦為功至有
五月初已到行在論者以為擾民於是前所降州縣催
督官吏及受納管押等官推賞指揮並罷

先旨
在二月
二十三日
乙

酉日歷
不書

中書言東南州縣鄉兵多因私置紙甲而嘯聚作過熙寧編敕令有若私造紙甲五領者絞乞著為令從之

癸卯上出所書孝經以示輔臣 初置宰執已下待漏院於行宮南門之外 淮東宣撫使劉光世言通問使朝奉郎王倫還自金國始朝廷遣人使金自宇文虛中之後率募小臣或布衣借官以行如倫及朱弁魏行可崔縱洪皓張邵孫悟輩皆為所拘既而金左副元帥宗

維在雲中遣都點檢烏凌阿思謀至館中言息兵議和
之意俾倫南歸須使人往議宗維貽上書略云既欲不
絕祭祀豈肯過於恠愛使不成國

書語以王繪甲寅講和錄增入

於是

皓弁皆得以家問附倫而歸倫至東京與劉豫相見豫
遣偽閣門宣贊舍人馬某伴押至境上光世以聞詔倫
赴行在

甲辰詔武臣遙郡已上非統兵戰守者並依靖康指揮
減本俸之半

靖康元年二月癸亥減三分之一七月辛未又減四分之一

內管軍及

宗室節度使月廩權依六曹尚書承宣使依侍郎觀察使依給舍防團依郎官例支破戶部申明諸路總管鈐轄已下雖號兵官坐請俸給即不應全支從之 初命浙西大帥劉光世屯銳兵五千于維揚光世以乏糧為詞不奉詔言者屢奏趣之給事中程瑀亦言三國東晉雖各保長江實宿重兵於淮南今光世未移兵渡江誠恐真揚楚泗見屯不多敵衆或渡淮則淮南為所蹂踐江浙必震時光世方遣人按行宜興湖泖之間以備退

保護者恐搖人心請令光世扼險抗賊詔以章示光世

光世卒不為之遣也

論不當退保在此
月丙午今聯書之

乙巳德安圍解李橫自夏來圍德安未嘗攻城會戰惟於城之西北隅造天橋成填濠皆畢乃鼓衆臨城鎮撫使陳規率軍民乘城禦之規坐城樓為砲折其足指容色不變圍益急糧餉不繼諸將請殺牛以代軍食規曰殺牛代食事窮矣因出家財以勞軍士氣益振孝感令韓通來告曰縣有粟百斛路梗不能通會大風雨規命

乘勢呵殿而來賊軍疑其有神卒不敢擊規以書求援于朝未報橫遣人來願得府之妓女而罷軍規不可諸將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人活一城之衆不亦可乎規曰使橫即退是我以婦人求和况得之而未必退乎卒不予時橫填壕不實而天橋陷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其天橋城上以火牛助之倏忽皆盡橫拔寨遁去先一日詔以橫及隨州李道鄧州桑立不受偽檄各進二官後六日朝廷得規奏命江西大帥李回遣

兵援之而圍已解矣

規奏以此月庚戌至行在日歷李回申德安府八月十九日解圍而

趙姓之遺史在乙巳實差一日蓋橫夜引兵還丙午乃覺之也今從遺史

丙午秘書丞李靄試監察御史

戊申給事中兼侍讀胡安國罷安國以論朱勝非不從力求去勝非皇恐亦上會稽印走傍郡乞奉祠詔曰禮義不愆於人言而奚恤君臣無間於大體以何傷章十數上卒不許呂頤浩言於上是日詔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可任以同都督改

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出其自為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又如國計何可落職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右僕射秦檜三上章乞留安國不報遂家居不出

己酉以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黃龜年為殿中侍御史尚書右司員外郎劉棐行右司諫頤浩用二人將以逐檜也

庚戌侍御史江躋入對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

上不聽左司諫吳表臣上疏言安國扶疾見君亦欲行其所學今無故罪去非所以示天下也奏皆寢是日給事中兼侍講程瑀亦罷為龍圖閣待制知信州自是臺

省相繼出矣

瑀之罷日歷不書按此月辛亥方闔權給事中必以瑀補外故也今附此

詔

萬壽觀併歸景靈宮提舉官保靜軍承宣使高世則令

任便居住

此似為秦檜當考

汀州童子萬頃年十歲能誦經

子書上召見于內殿頃記誦如流自言能詩上指金唾壺為題筆閣不下上猶嘉其敏命為文林郎仍賜名嚴

中興聖政庚戌大理少卿張宗臣奏風塵未靜寇盜間
作州郡兵器腹削殆盡作院旬呈之法僅成虛火漕計
闕乏不復給物料之直工匠散充他役今兵器闕少將
使數百疲卒束手臨敵此必不可宜行下諸路嚴責州
郡凡軍器物料速給其直工匠不許他役監司察其滅
裂者帥司或大軍取索先足本州合用之數方許給其
餘詔從之臣留正等曰軍政之不修莫甚於今日之郡
國也郡國之有兵所以為民人社稷之衛今乃與皂隸
雜處轉移執事之不暇未始一迹於閱武之場吏亦習
熟見聞以戎器為長物宜其所儲有名無實而僅存者
蠹折斷爛尤可傳笑噫以甲仗名庫者苟欲備儀注而
已耶則誠不必問儻曰民人社稷之衛在焉不可以無
一旦不虞之備則安得置而弗憂宜太上皇帝以是而
力責州郡也邇者聖上克遵成訓益勵戎威申命諸道
主兵官專任閱習凡器械之利器不備者皆有程督將
繕治而一新之豈止於吳人之犀渠魯人之貝冑而已

哉在易萃之大象曰除戎器戒不虞蓋國家閒暇之時而能不忘舉此然後見聖人之政云

辛亥右承奉郎簽書桂陽監判官廳公事范寅秩以招

降諸盜李冬至二等

李冬至二初見元年二月戊辰

詔進二官通判全

州冬至二者起於宜章連犯湖廣數郡踰年乃平寅秩

致虛子也

南雄盜鄧慶

鄧慶初見元年六月甲午

吳忠

忠初見元年六月庚

寅聚衆千餘州兵不能制守臣奏江西統制官傅樞在

南安軍去本州纔九十里願得其兵擊賊詔樞總兵累

年糜費錢糧未嘗立功當躬率所部兵討賊如敢逗遛

重寘典憲既而樞捕忠之黨劉軍一其餘皆平之

傳樞擒劉

軍一以紹興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田如鼇乞推賞狀修入

樞密院統制范溫以所

部至東海軍溫在萊州福島五年至是食盡遂與其徒

二千六百餘人泛海來歸朝論嘉其忠詔溫以舟師屯

青龍鎮

屯青龍鎮在九月戊寅降旨

是日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

表臣並罷中書舍人陳與義兼權起居郎尚書都官郎

中方閭兼權檢正諸房公事兼權給事中

壬子龍圖閣待制新知信州程瑀中書舍人胡世將起

居郎劉一止起居舍人張燾尚書左司員外郎林待聘

右司員外郎樓炤並落職與宮觀皆坐秦檜黨為呂頤

浩所斥也自是臺省一空矣

此以胡寅撰其父安國行狀參修但寅云頤浩出瑀

等二十餘人以應天變除舊布新之意恐誤蓋琴出在甲寅夜此時琴未出也朱勝非家傳云言路論公不知兵胡安國亦以為非所宜上怒與封駁者俱逐凡十三人以日歷考之胡安國程瑀胡世將劉一止張燾林待聘樓炤張鬻潘特疎鄭朴陳淵與秦檜凡十二人此外更有楊愿王鈇王暎王昞王守道五人而愿守道為計議官或通指此二人為十三而檜又不在其數也當考

武功大夫柴春知楚州

用劉光世奏也

癸丑詔職事官輪對已周復令轉對 右通直郎新江

南東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王鈇罷坐秦檜親黨也

直秘閣知鼎州程昌寓復直龍圖閣賜銀合茶藥詔以

昌寓守鼎累年屢以孤軍禦寇忠力顯著可復舊職仍

遣內侍撫問昌寓為秦檜所黜故呂頤浩薦之 諜報

金人欲犯川陝輔臣言關外已有大兵惟歸峽係川路

後門宜屯重兵為備詔張浚措置

甲寅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秦檜罷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檜與左僕射
呂頤浩不諧頤浩既引朱勝非還朝復自內批今日赴
都堂議事位知樞密院事上欲以逼檜會邊報王倫來
歸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因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
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檜即上章辭位上未許
前一日頤浩與參知政事權邦彥留身上前復言檜之
短上乃召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綦密禮入對出檜所
獻二策大略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

已上謂宓禮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又檜言臣為相數月可使聳動天下今無聞宓禮請御筆付院上即索紙書付宓禮宓禮退未至院而麻制已成翌日制責檜曰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念方委聽之專更責寅恭之效而乃憑恃其黨排擯所憎豈實汝心殆為衆誤顧竊弄於威柄慮或長於姦朋檜既免上乃諭朝廷終不復用仍榜朝堂檜入相凡一

年秦檜罷相事迹史極不詳其罷相制今洪遵所編中興玉堂制草亦無之王明清以為皆檜擅政時焚滅
當有此理也熊克小歷但云上召學士示以檜疏而不
云有御札及榜朝堂今從趙姓之遺史按史學士所受
御札後復取索則姓之所云不誣矣檜自辨奏云呂頤
浩都督在外臣又奏遣北人招討都監門客通書求好
未幾邊報王倫來歸頤浩欲攘以歸己援朱勝非來朝
此所云又與黃龜年劾疏全不同不知何故檜自辨全
章見二十三年七月戊戌中興聖政龜鑑曰秦檜何人哉既出宗尹而奪之位又出頤浩而專其權昌言二
策可聳四方及上二策專為金計南自南北自此何
語也而斷然與天子言之王居正有言檜自請為相必
驚動天下今設施乃止於是置修政局所修何政實欲
奪同列之權宜乎曾統有何以局為之譏也既而頤浩
視師還朝以傾檜御史黃龜年之論奏一行檜于是下
章辭位矣考紹興三四年間國勢乍張而復沮敵勢既

懾而復肆者秦檜禍國之胎已萌於此也

詔珍禽花木毋入臨安諸門 降

徽猷閣待制新知台州王昂為秘閣修撰主管江州太平觀亦以秦檜所引故也 主管大内公事知尚書内

省提舉十閣分嘉國夫人朱氏薨朱氏開封人治平間自襁褓入宮建炎末從衛往江西數遭寇盜及是年六十餘而薨 夜三更彗出于胃上憂之命大官進素膳

中興聖政宰執言所次分野甚遠上曰今不論齊魯燕趙之分天象示謹朕敢不畏天之威也臣留正等曰天心之仁愛人君至出災異以謹告驚懼之者乃所以扶持而全安之也人君之得失蓋在此而臣下乃採占步

之術或推之於鄰國或驗之於將來是以姑息愛其君者爾星文變異太上皇帝不問齊魯燕趙之分惟知側身以修省而邇臣乃以所次甚遠為言其得失果何啻天淵也

乙卯詔防秋屆期建康修大內可罷

丙辰上以星變諭輔臣修闕政 徽猷閣待制賈安宅

落致仕試給事中徽猷閣待制新知宣州胡松年試中

書舍人直秘閣主管江州太平觀趙思誠守起居郎尚

書吏部員外郎王洋守起居舍人思誠明誠兄也 樞

密院計議官楊愿罷先已召愿試館職及是斥之既而

右司諫劉棐論愿初係右職出身乃令換武言者又論
廖剛嘗匿母喪從林待聘求為給事中詔剛落職待聘
自左奉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責監郴州商稅久之愿
自陳本上舍登第監察御史明橐亦論剛未嘗匿服求
遷乃復令改正剛以五年正月癸亥得旨改正同日待
聘依赦與本等差遣愿以五年七月壬
申得旨
改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七金人地名考證

烏凌阿

原書作烏陵
誤改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七